

唐宋八大家文選卷十三目錄

後學梁溪秦躍龍編次

卷十三 歐陽廬陵文四

通進司上皇帝書

論包拯除三司使書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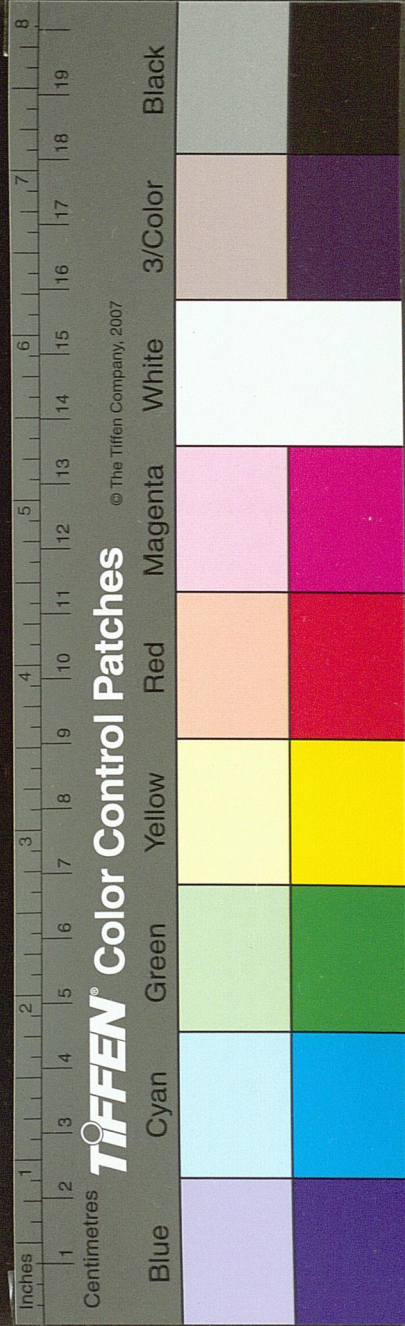
論選皇子疏

論議濮安懿皇典禮劄子

卷十三目錄

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  
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  
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  
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  
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  
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于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  
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公深於琴者故能言之若此予不知音每讀之彷彿  
琴聲鏗鏗盈我兩耳 備同人



唐宋八大家文選卷十三目錄

後學梁溪秦躍龍編次

卷十三 歐陽廬陵文四

通進司上皇帝書

論包拯除三司使書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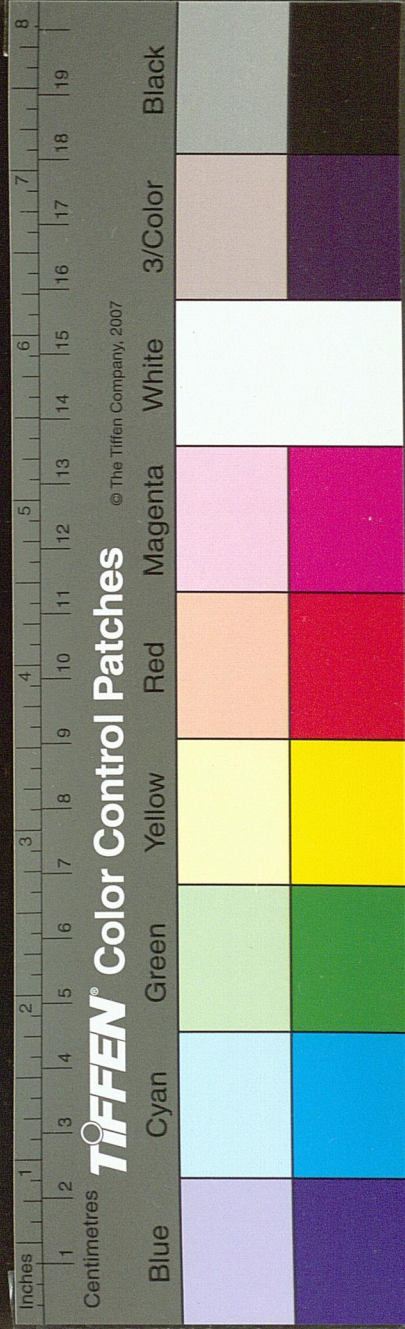
論選皇子疏

論議濮安懿皇典禮劄子

卷十三目錄

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  
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  
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  
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  
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  
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于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  
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公深於琴者故能言之若此予不知音每讀之彷彿  
琴聲鏗鏗盈我兩耳 備同人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謝賜漢書表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滁州謝上表

論宣召入翰林表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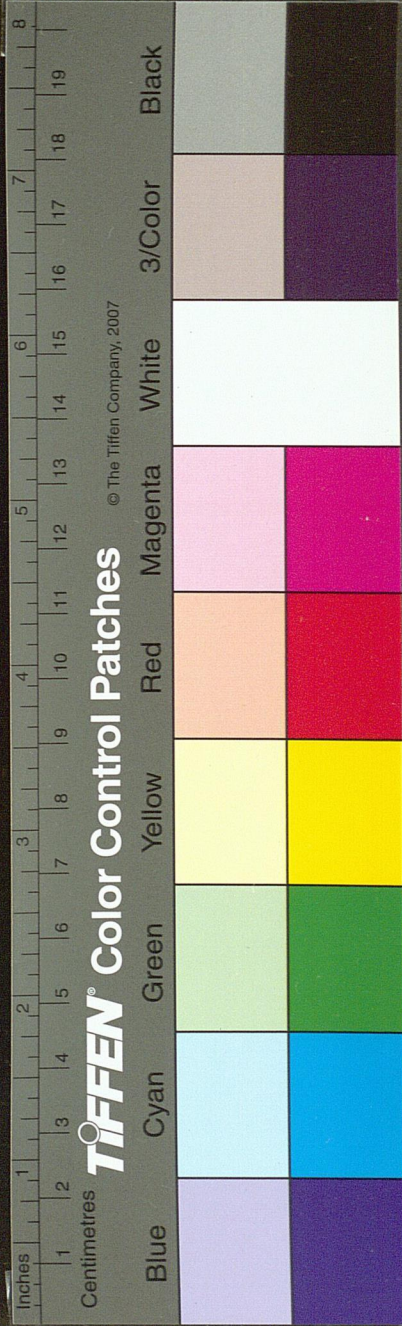
論修河第三狀

論史館日歷狀

論江淮官吏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逐路取人劄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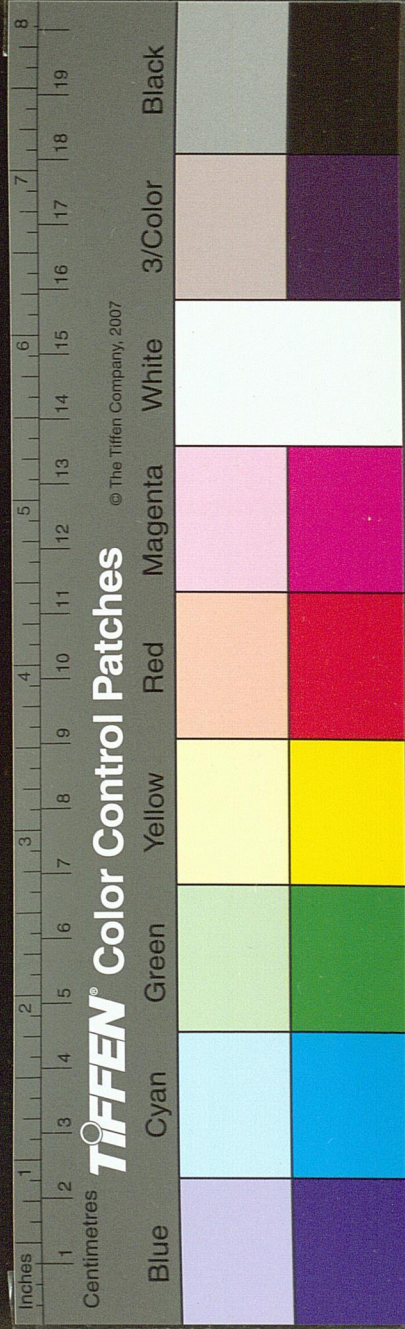
唐宋八大家文選卷十三

廬陵歐陽修永叔

通進司上皇帝書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  
死載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  
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眾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  
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  
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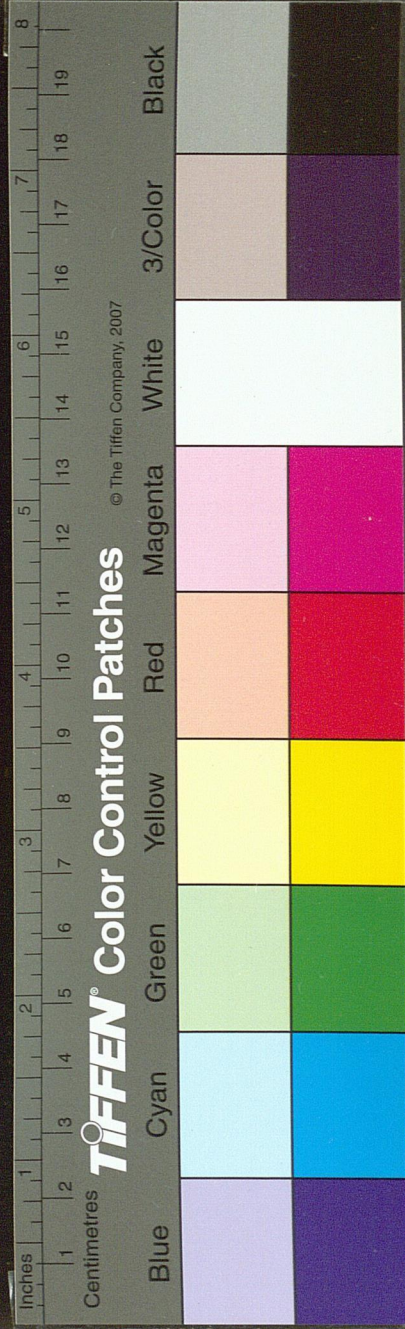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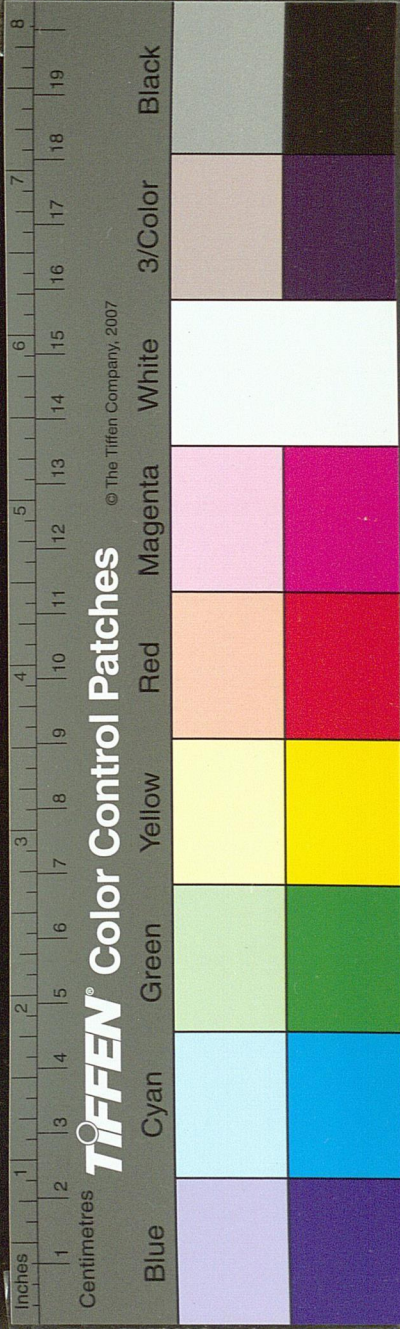
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使其人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承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

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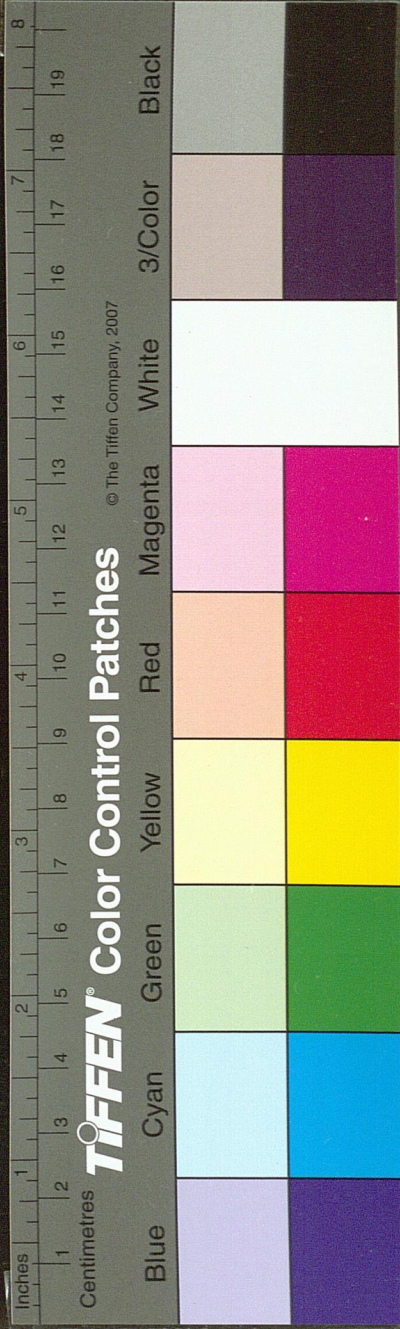
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溥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

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掎克細碎旣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摧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克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旣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



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滑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八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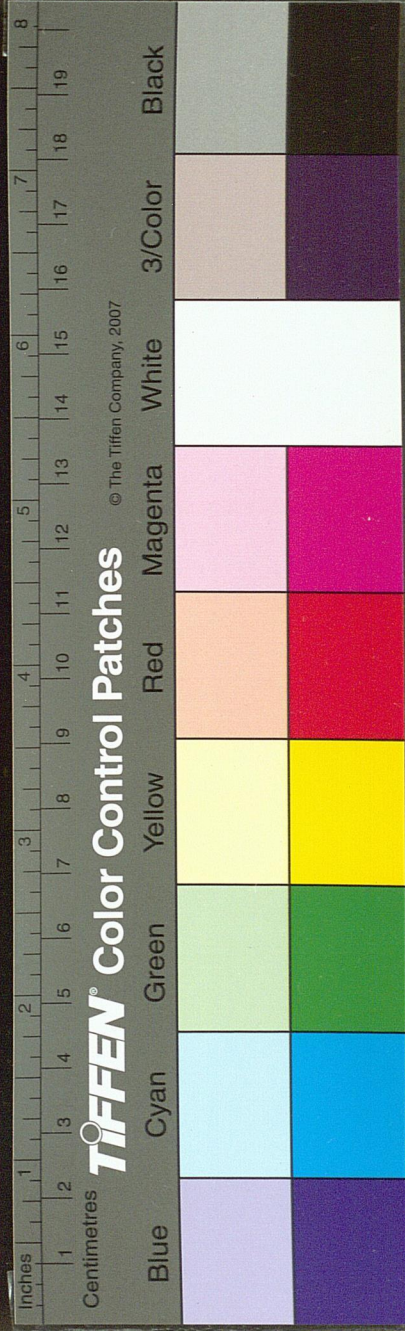
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於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未與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鄧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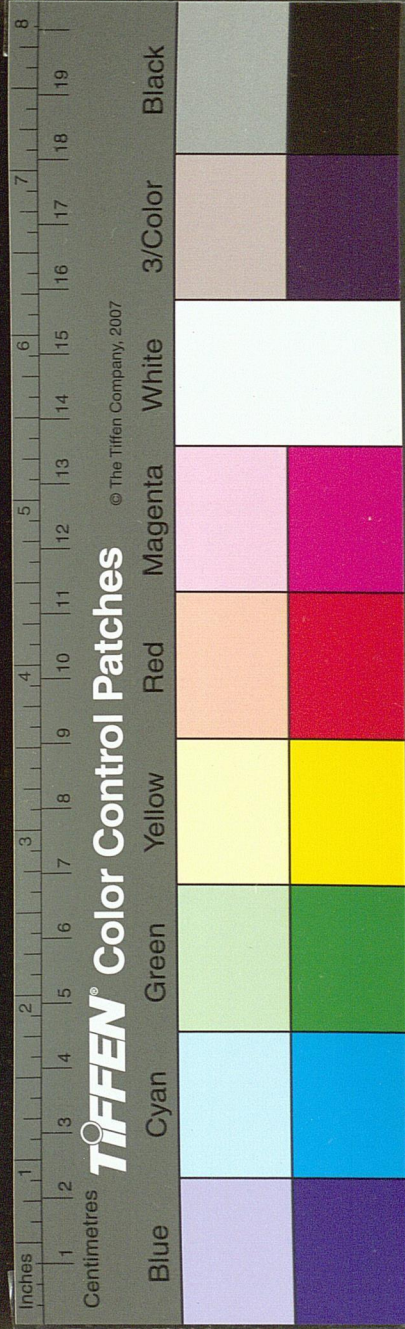
○畫○井○井○  
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  
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  
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  
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卹有司之勤內賜禁錢  
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至  
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  
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  
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  
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  
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

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盡財利  
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  
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權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  
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  
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  
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  
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  
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  
不墾之士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  
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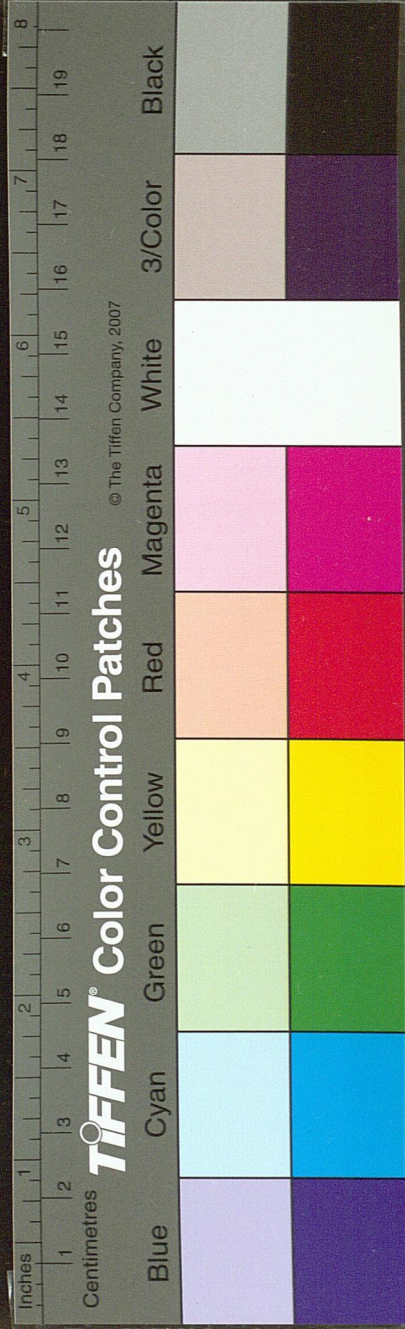
過爲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  
出擊而克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  
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  
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  
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  
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  
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  
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  
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  
下之士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

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之不  
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  
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  
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  
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  
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  
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  
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  
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  
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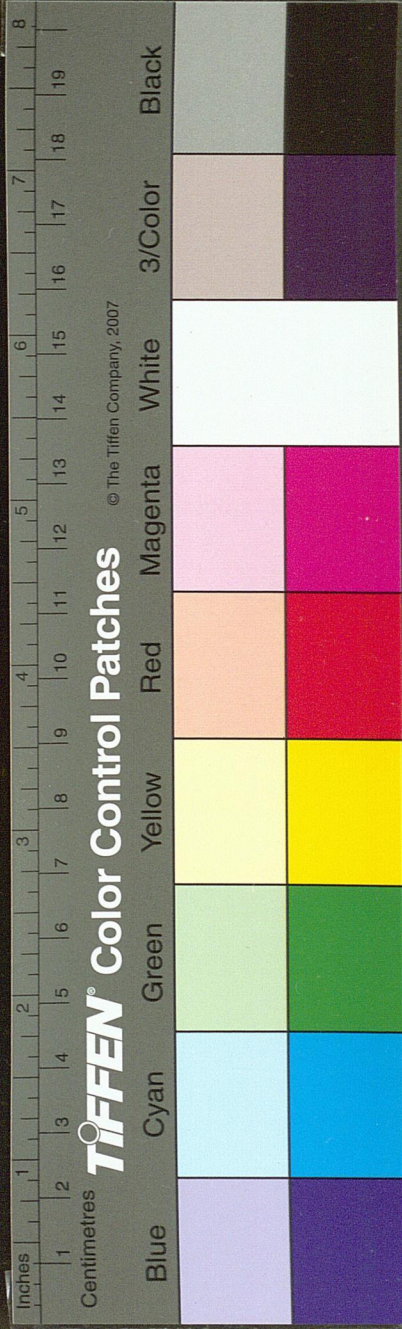
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於此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為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之還田，畝使不得群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

而言任耕，緩田一項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與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



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也，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轉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

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何如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致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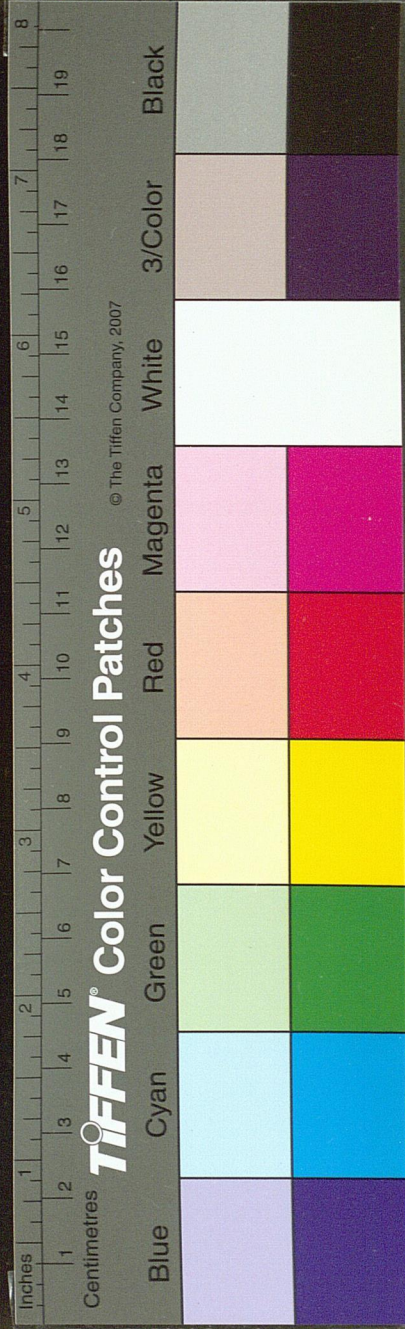


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買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主，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閒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苦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

繁，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四五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鋒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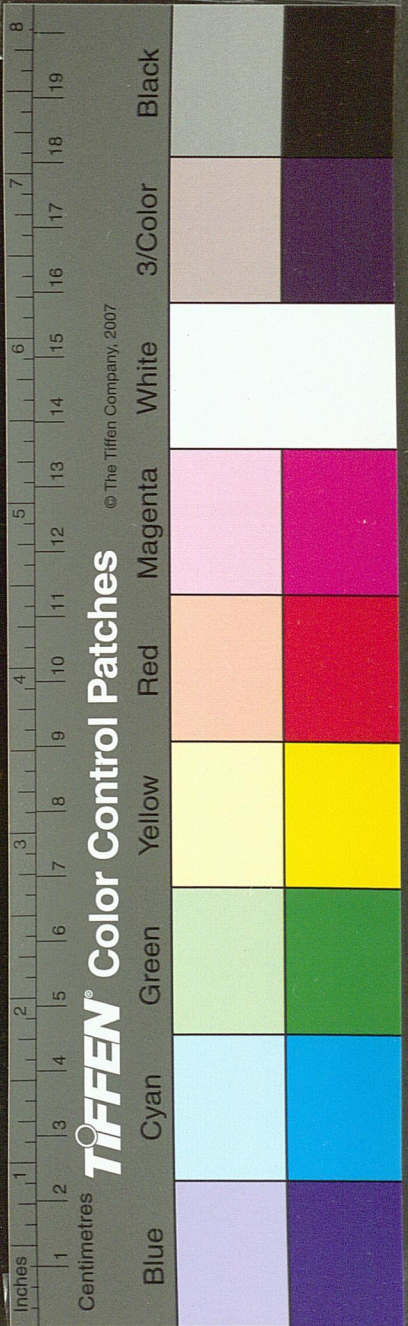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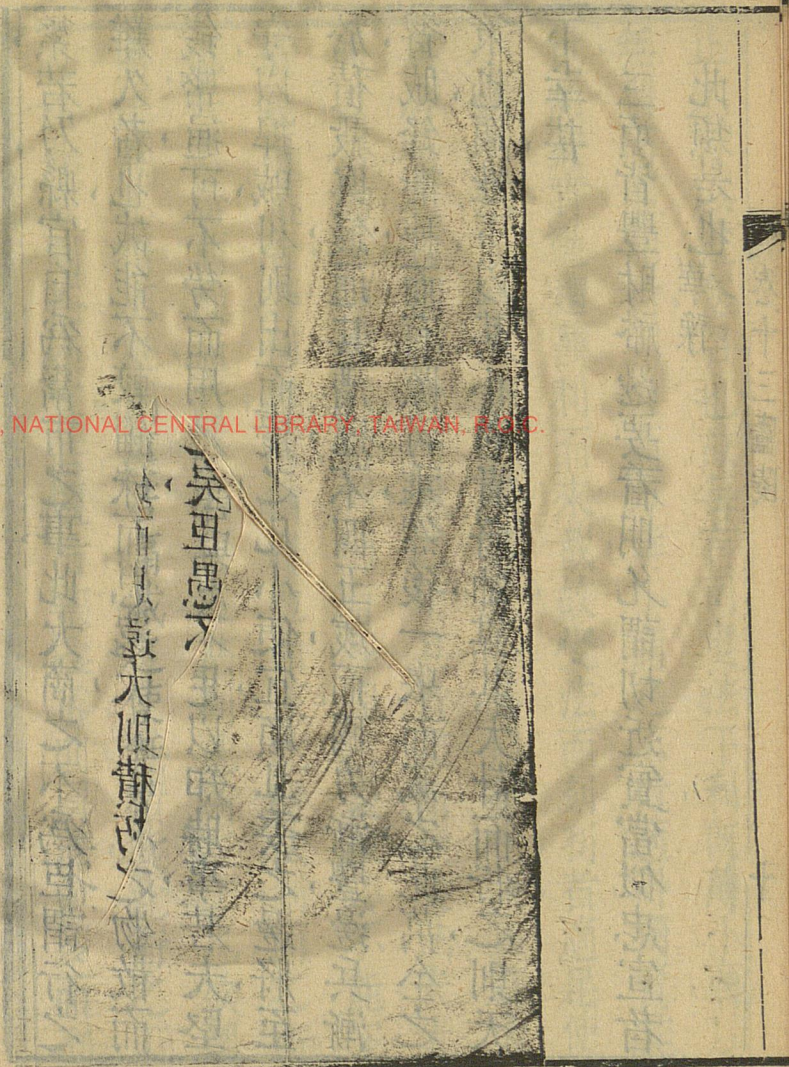
三項皆豐財裕邊，要着明允，謂切近實當，似忠宣者此類是也。

華豫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  
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  
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  
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污隆。在乎用  
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  
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偷薄。夫所謂名節之士  
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  
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  
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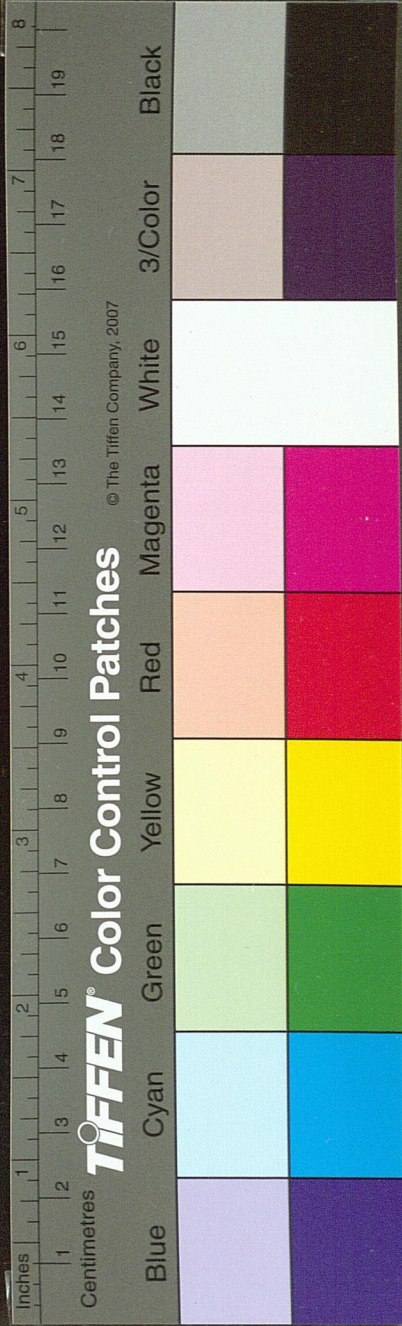


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資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於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詆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

得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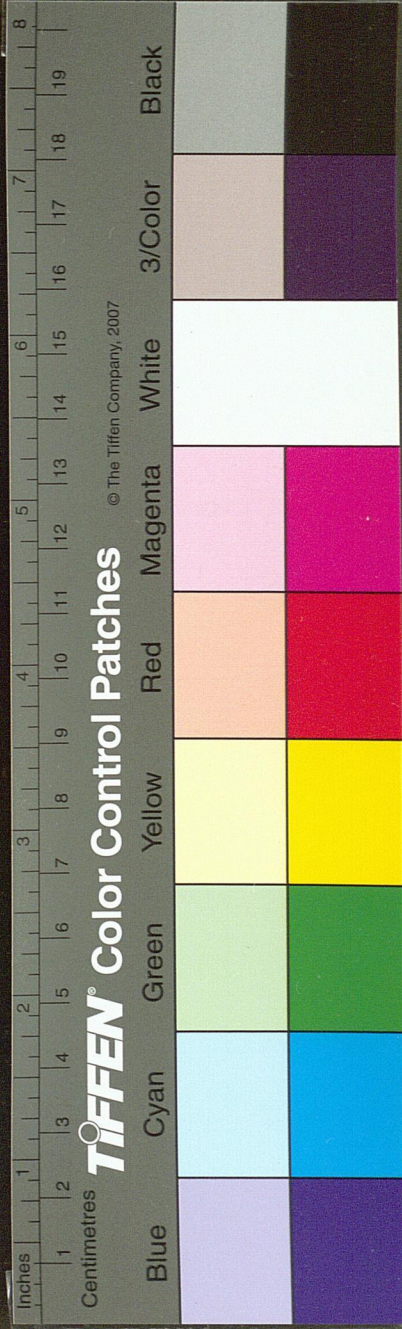
已甚

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初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初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初亦因此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才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



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言事之臣使之舉職由是修綱紀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舉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爲奸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以爲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殉國非爲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

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寔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効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今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微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屏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敢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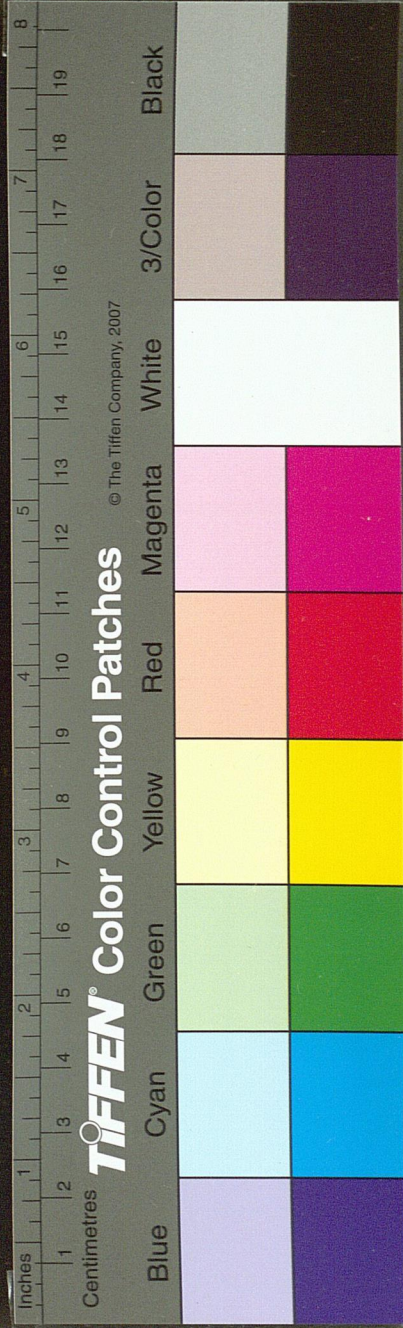




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

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効。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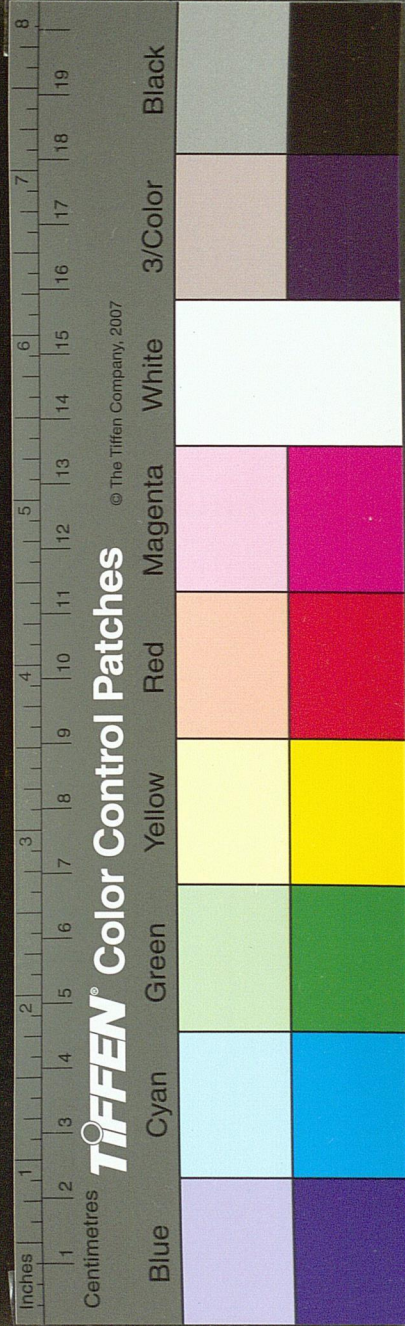
公親見仁宗用諫之效。惟恐以一人一事壞之。可謂憂深慮微。明達治體矣。惜朝廷並惜包公用意。懇到備同人。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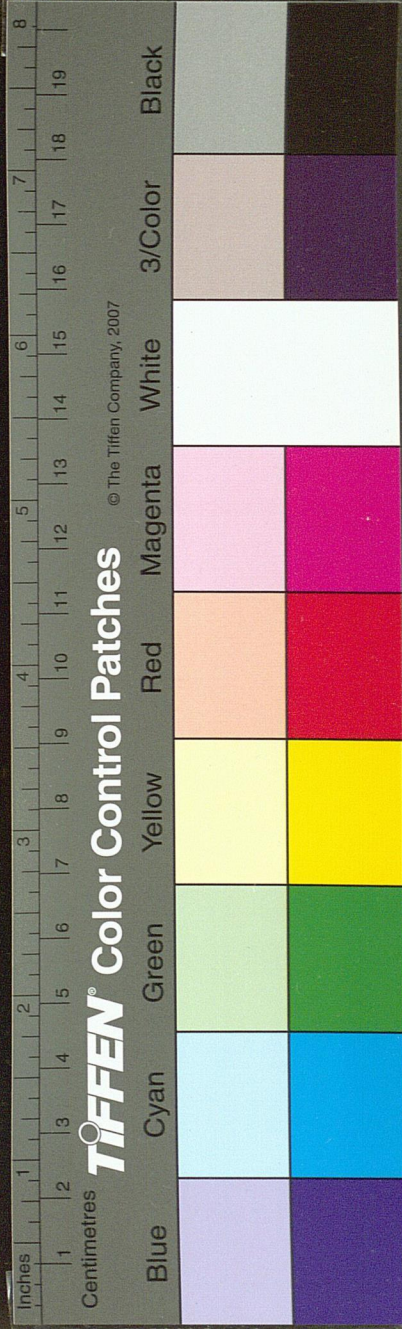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  
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  
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  
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  
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  
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  
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  
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  
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  
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成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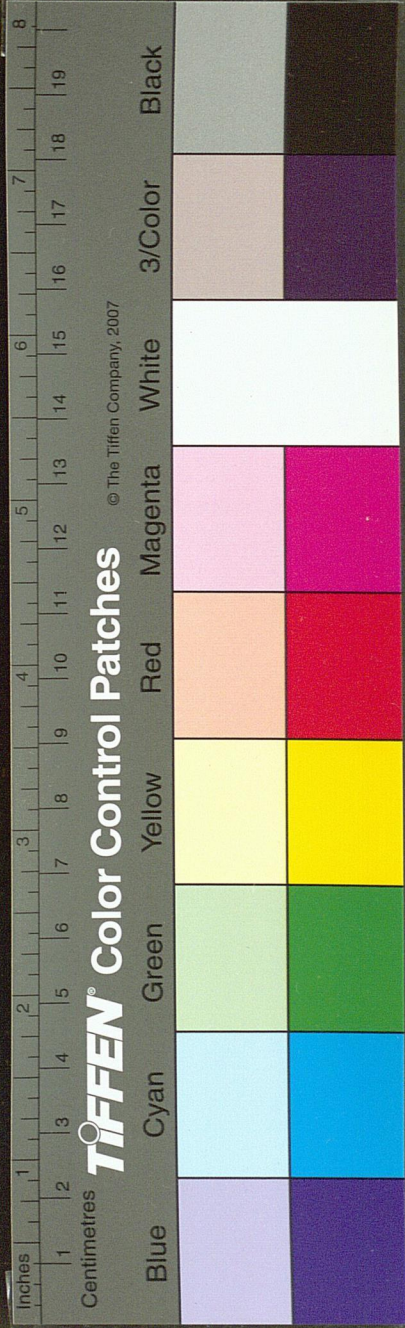
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  
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  
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  
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  
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  
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  
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  
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  
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  
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



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  
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  
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  
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  
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  
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  
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  
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  
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  
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

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  
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  
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  
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  
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  
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  
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  
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  
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  
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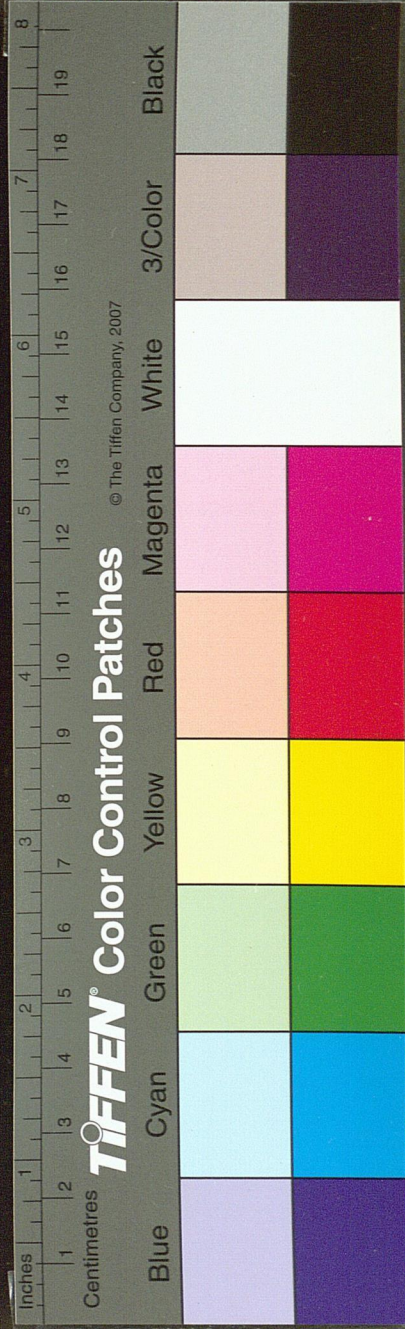
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  
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  
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  
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懷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  
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  
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  
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  
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  
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  
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

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  
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  
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執中已被御史連章劾奏留中不行而公繼伸之此  
君臣爭勝之說所以切中也章奏留中之弊至明萬  
歷已極使公立於其朝其慷慨論列可勝道哉  
上下之睽始於好疑成於爭勝而邪佞乘間而入此  
在英察之主不免故公探本而言

華豫原

按慶歷五年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八年罷執中居位  
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遂以足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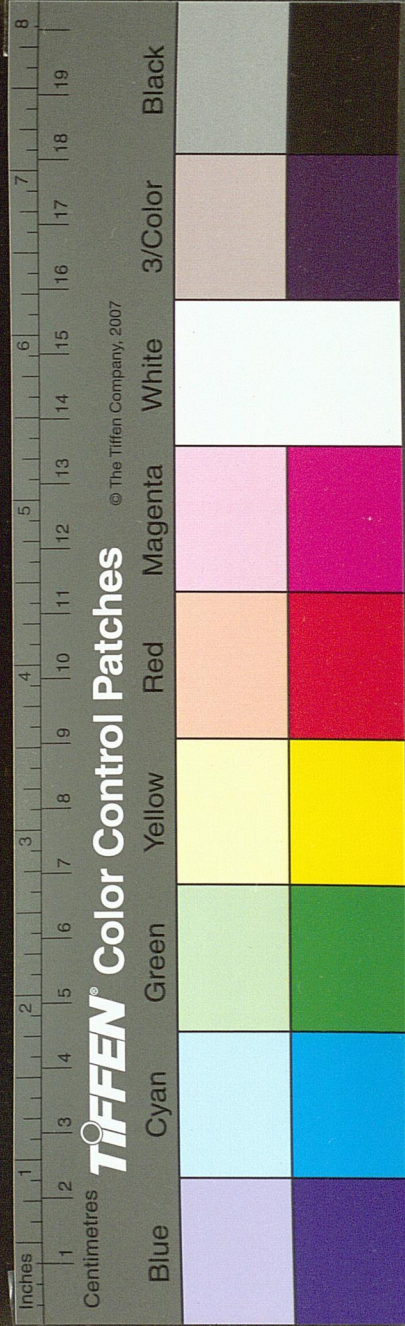


求罷出知陳州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充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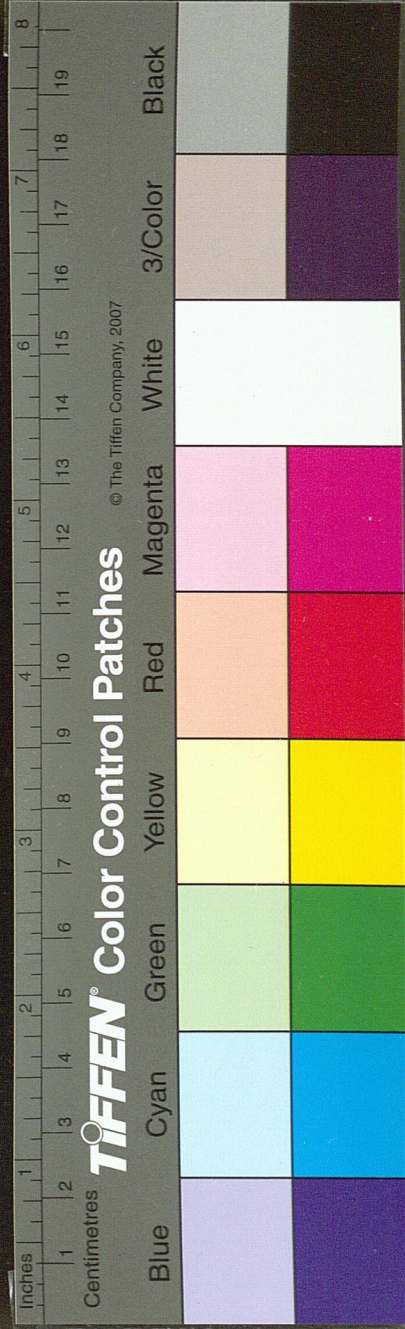
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充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



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懟。聖。顏。今。既。出。降。漸。踈。左。右。  
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  
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  
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  
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  
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  
奉。入。外。朝。屬。文。字。中。客。主。并。可。借。端。納。諷。以。  
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  
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  
也。則。有。太。子。間。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  
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

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  
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  
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  
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間安侍膳亦闕於  
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  
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  
言也。伏見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  
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  
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  
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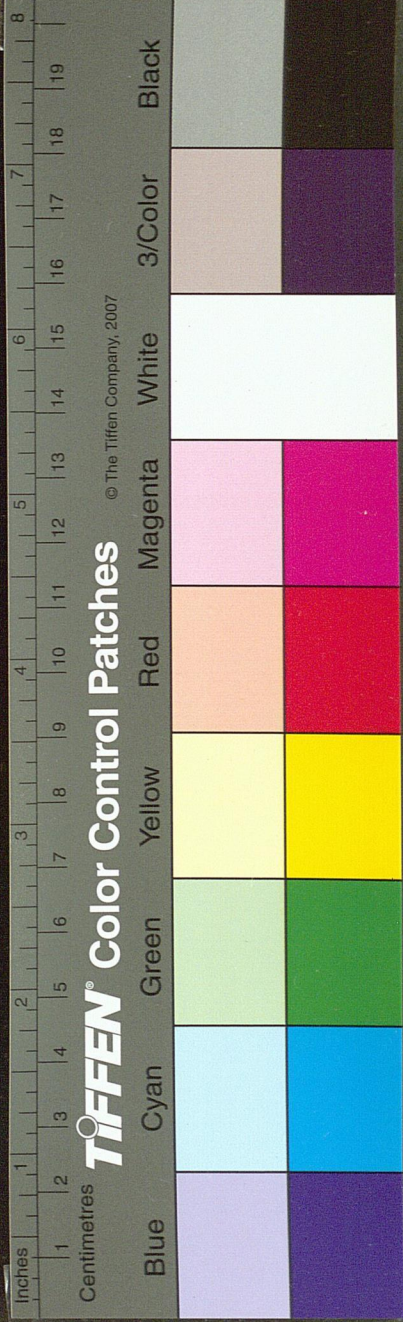
斧鉞

語入肺腑左師所以動趙威后也借公主出降作引  
子與賤息舒祺之意同 儲全人

論議漢安懿王典禮劄子

臣伏見朝廷議漢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  
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  
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  
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  
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  
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  
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哀宣為法以于亂  
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  
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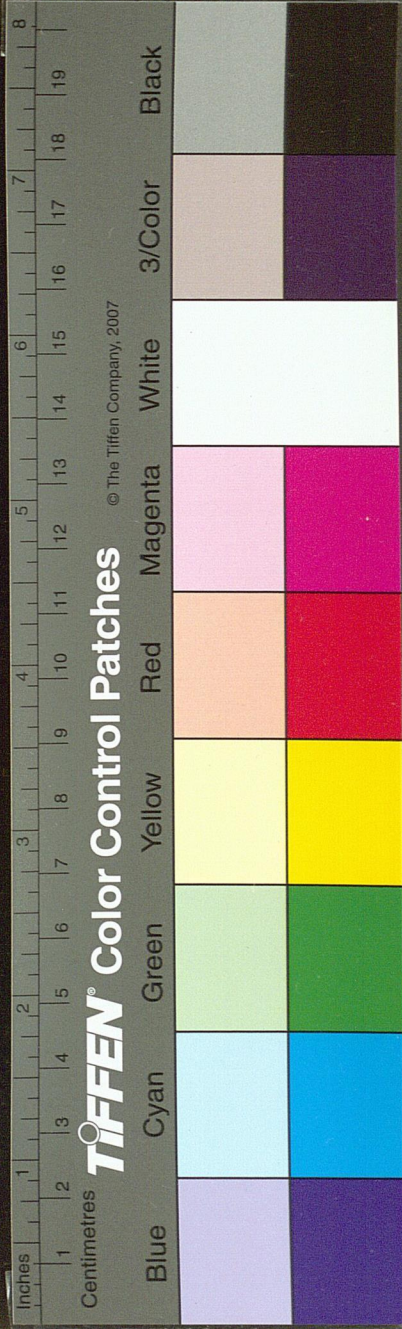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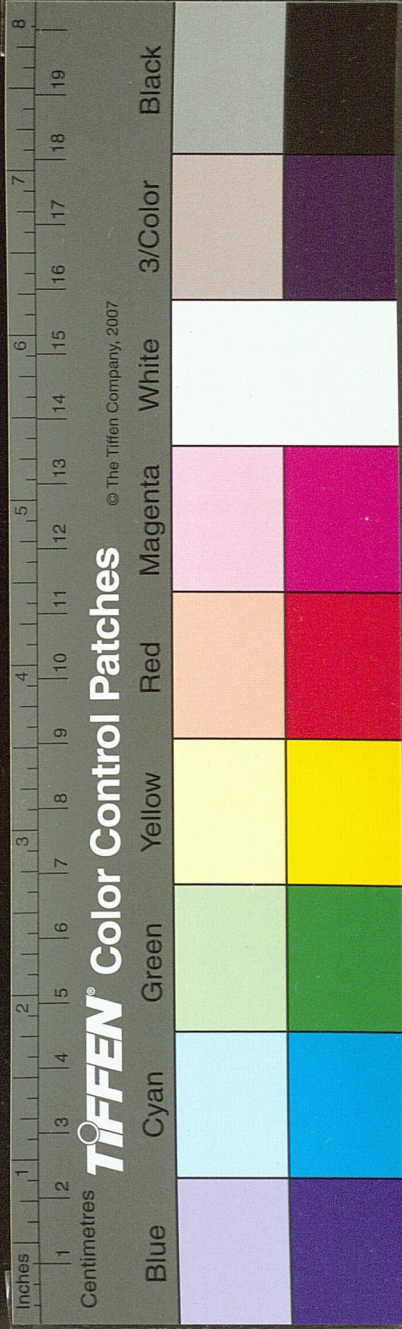
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  
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  
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  
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  
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  
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  
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  
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  
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  
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

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  
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  
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  
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  
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為形  
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  
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  
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  
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  
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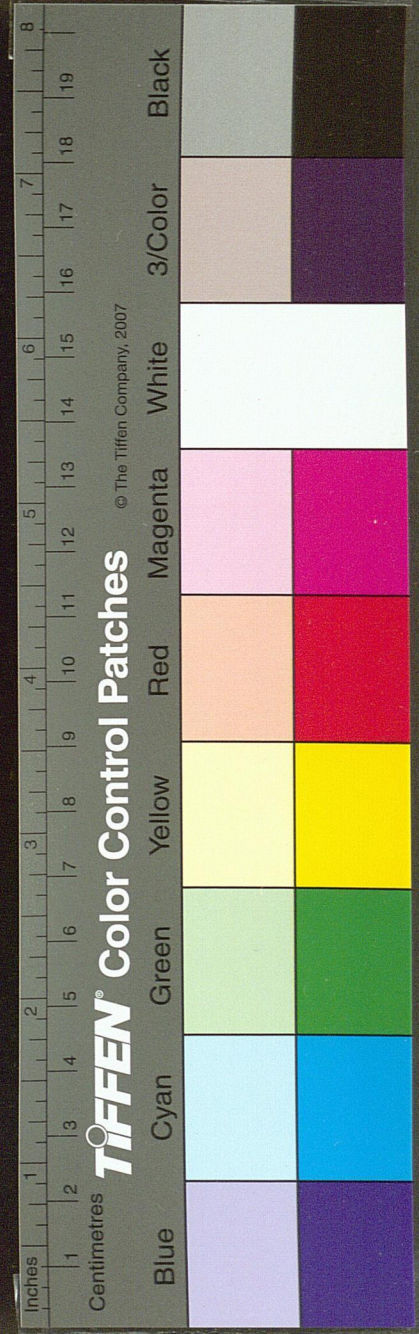
○往○知○此○歐○公○說○來○不○滿○一○二○失○天○  
謹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  
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  
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諡  
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  
皇考者親之異名爾昔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  
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  
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  
人奏議云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  
稱史皇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卽儀禮云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報是也惟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

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  
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  
繫以國有進于漢統之過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  
共皇諡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  
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爲應經義者惟去  
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  
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  
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  
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  
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爲于亂大



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爲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爲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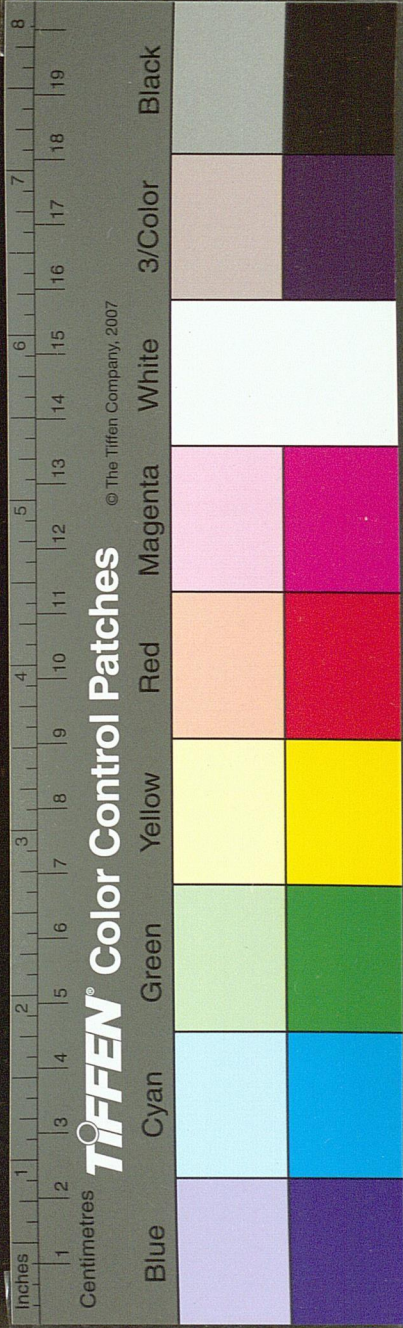
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嗷嗷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既禮以下先，祭○禮○經○之○意所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



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

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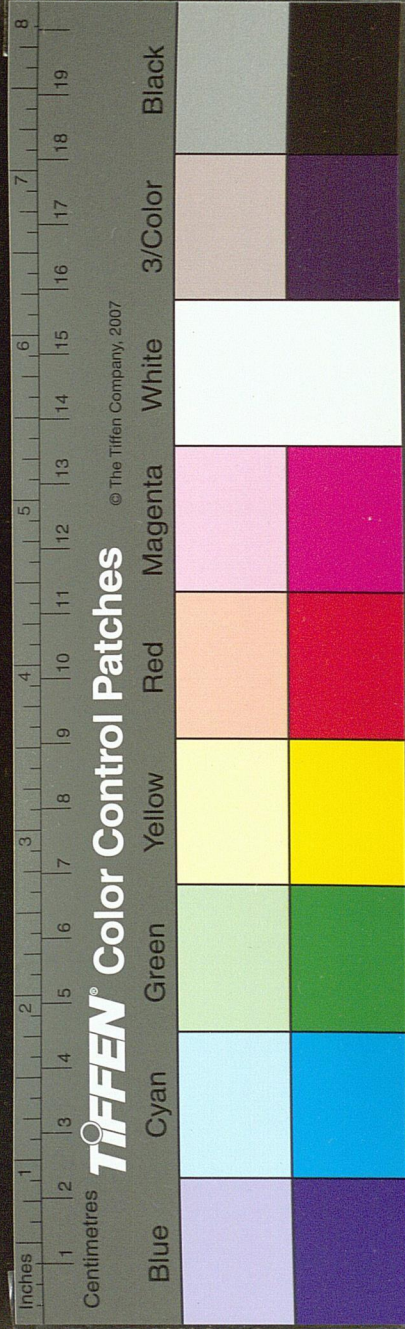
濮議中書是而外廷非。與獻議內閣及朝臣是而張桂非。蓋無稽而薄其所生。與穿鑿附會以厚其所生。其失一也。然宋外庭諸公。不過見其一。未見其二。而張桂則梯此爲進身之階。其賢不肖相去天壤矣。同儕人。



論逐路取人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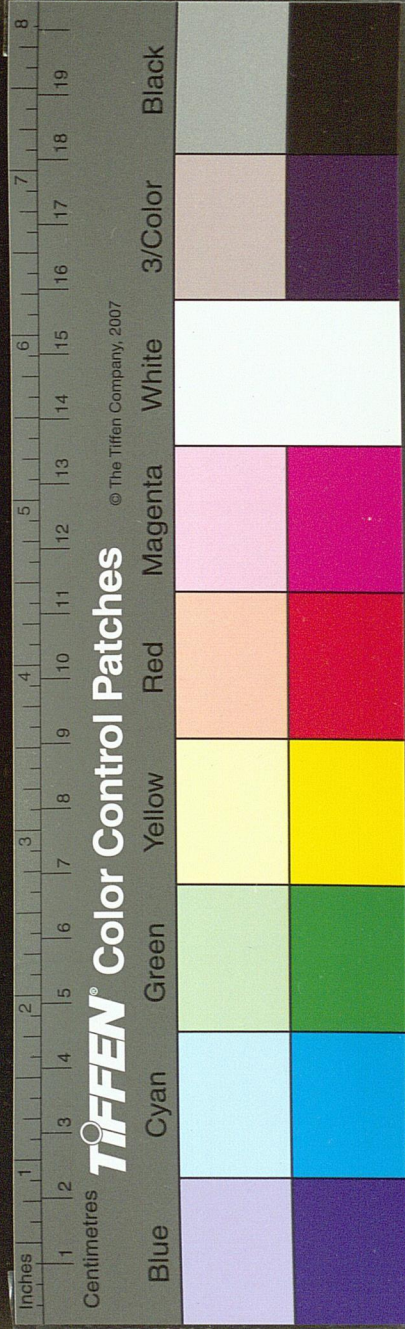
臣伏見近有臣僚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卽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備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

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人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



○分○別○逐○路○所○以○去○公○是○則○不○公○之○大○者○  
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取言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今所出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

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土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眾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

